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荷塘月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荷塘月色>>

13位ISBN编号：9787500228455

10位ISBN编号：750022845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盲文出版社

作者：朱自清

页数：27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荷塘月色》是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由朱自清著作的文学作品，内容精典，真诚，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欣赏。
谈及朱自清的散文，我们都会想到朴素动人的《背景》，轻盈凝练的《匆匆》，明净淡雅的《荷塘月色》、委婉真挚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被公认为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可与古典散文媲美的名篇的散文家。
《荷塘月色》收录代表朱自清散文和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匆匆》等散文和诗歌作品，用与文章意旨契合的优美图片来表现其散文的美感和深层内涵；用适当的与作家及作品相关的历史照片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用游记中涉及的名胜照片加深读者的感受与认识，使阅读变得如历其境、清晰生动。
多角度、全方位演绎美文，使读者获得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和愉快体验。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
中国现代散文家、学者、诗人、民主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
朱自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其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在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堪称现代白话散文的经典作品。
主要作品有诗歌散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等，其中《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等散文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巨匠，他对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散文篇荷塘月色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飘零赠言正义论自己论别人父母的责任扬州的夏日看花我所见的叶圣陶（名绍钧）给亡妇你我潭柘寺戒坛寺择偶记谈抽烟什么是文学的“ 生路 ”？
低级趣味什么是文学？
《背影》序女人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背影儿女哀韦杰三君说梦海行杂记温州的踪迹南京航船中的文明威尼斯佛罗伦司罗马莱因河三家书店文人宅博物院乞丐论吃饭论气节论标语口号论通俗化论严肃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中国学术的大损失论雅俗共赏论百读不厌论书生的酸气禅家的语言论老实话诗歌篇光明歌声满月的光羊群新年北河沿的路灯怅惘沪杭道中秋自白湖上转眼沪杭道上的暮挽歌灯光独自侮辱毁灭仅存的小舱中的现代细雨香别后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荷塘月色>>

章节摘录

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月亮渐渐的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模模糊糊地哼着棉歌。
我悄悄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
这是一条 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
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人，背着手踱着。
这一片天地好象 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 个世界里。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
象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
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
层层的叶 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天里的星星。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叶子 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 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一了道凝碧的波痕。
叶子底下是脉 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象笼着轻纱的梦。
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是别有风味的。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象是画在荷叶上。
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 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象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象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
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
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
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
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荷塘月色>>

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
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
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 青如水。
　　今晚若有人采莲，这儿的莲花也算是“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音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何一去不复返了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掩着面叹息。
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
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923年8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
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
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牲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
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
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
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
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
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
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
“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

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
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
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
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
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
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
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
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
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
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
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
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
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
我们真神往了。
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
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
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
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
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
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
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
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
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
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
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
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
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
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
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
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
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
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

，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
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
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
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
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
我想，不见倒也好。
这时正是盛夏。
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销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
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
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
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
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
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
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
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
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
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
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
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
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
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
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
但秦淮河确也腻人。
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
这真够人想呢。
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
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
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
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
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
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
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
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
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
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
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

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
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
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
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
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
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
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
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
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
晚上照样也有一回。
也在黄晕的灯光里。
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
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
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
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
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
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
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
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
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
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
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
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
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
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
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
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
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
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
我真窘了！
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
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
”他便塞给平伯。
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
”那人还腻着不走。
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
”于是那人重到我处。
我窘着再拒绝了他。
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
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
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编辑推荐

《荷塘月色》精心挑选了他各个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和诗歌数十篇。
曲曲折折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朱自清是中国杰出的散文作家，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
朱自清的散文，早期明丽、典雅，后期则洗练、清新，在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堪称现代白话散文的经典作品。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